

老手艺·新风景

LAO SHOU YI XING FENG JING



当快速的机器制作逐渐取代了费力的手工细作，我们依然能在街头巷尾发现一些“老手艺”倔强的存在。这些技艺像一条神秘的河流，在老手艺人的指间悄然改道，编织着关于坚守与传承的密码，成为新时代难得的风景。

堂哥开了一家超市，每到盘点账目的时候，70岁的大伯便会自告奋勇来帮忙。大伯找出他那把古董一样的算盘，戴上老花镜，开始熟练地扒拉算盘珠子。

打算盘是大伯从小就练就的一门手艺，当时人们的观念是，有了手艺相当于有了吃饭的饭碗。很多年里，大伯靠着他的手艺在不同地方做会计，直到算盘退出人们的生活。如今堂哥的超市根本不需要大伯来帮忙，计算器准确无误，结果分毫不差。可堂哥总是悄悄对我们说：“让老爷子过把瘾吧！”

大伯打算盘的时候真可谓是一道风景呢！只见他的手飞快地在算盘上游动，简直跟钢琴家弹钢琴一样流畅自如。他的表情松弛而享受，仿佛就是在进行一场胸有成竹的演出。最值得欣赏的是算盘发出的声音，噼里啪啦，啪啪嗒嗒，有节奏有韵律，有起伏有变化，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，你甚至可以从中听出一种深沉厚重的情感。大伯专注于算珠之间，两只手仿佛有了魔力，整个人也散发出令人折服的气场。每当这样的时候，周围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保持静默。我们就像在欣赏一场期待中的演出一样，心怀虔诚和敬仰。

最精彩的是大伯把结果算出来的时候，与账目核对，完全对得上。这个过程如同画家在纸上画了一幅仕女图，完成之后画中的人物立了起来，面容真切，眉目清楚，活灵活现，甚至衣褶都那么分明，而且人物表情都是预期的样子。每当这时，大伯沧桑的脸上，都会浮现出略带几分天真的成就感。

我有时会想一个问题，如今计算器如此精准，还需要搬出古老的算盘来吗？而且人能跟机器较量吗？人脑能比得过机器吗？人难免有失误，而机器如果不出现故障，应该可以保证百分百正确。看过了大伯的几次“精彩演出”后，我明白了，机器侧重的是立竿见影的结果，而人的计算侧重的是过程。这正是“手艺”的特色，任何手艺，其过程都是极其丰满的。当然结果也很重要，有了过程的逐次推进，得到了想要的结果，带给人的幸福感才是巨大的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很多“手艺”渐渐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。如今也有不少人靠手艺吃饭，但有些手艺带着急功近利的色彩——现代人越来越怕在时间里磨。很多古老的技艺都消失了，人们的生活进入到一个立等可取的时代。那些慢做细磨的事，如同一台老牛车一样，被远远抛下了。我理解的手艺，不仅仅指手工技能，还包括一些慢时代的技艺。手与心是相连的，手艺中有心的灵巧和温度。从前的很多手艺之所以能成为谋生方式，就是因为这是一项需要付出时间、精力和情感的工作。

遥远的手艺，在时代的老相册里散发着昏黄之光。可是你不能否认，那些手艺是有光彩和魅力的。它们的光彩和魅力，来自精工细作、倾情投入，来自一生挚爱……我觉得所有遥远的手艺，都应该被我们经常温习。

即使有些手艺已在时代舞台上退场，我们也应该时不时回归古老缓慢的时光，找回那些温厚质朴的记忆。如今的家具市场极大丰富，想要什么应有尽有，无论什么新颖的款式都能找到。可是我的叔叔习惯花时间亲手打磨一张餐桌或者一把椅子，他说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家具用着贴心。能不贴心吗？一个人怀着对家以及家人的爱，把情感一点点倾注到木头的每一个纹理之中。这样做出来的家具，应该算是艺术品了。

遥远的手艺，带着时光的温度和岁月的情感，真的不应该被我们遗忘啊。



村西头的老张会捏泥哨，这是祖传的手艺。他捏的泥哨能吹出鸟叫，能学狗吠，还能模仿人说话。村里人都叫他“泥哨张”，倒把他的本名给忘了。

泥哨张的作坊是间低矮的瓦房，门前有棵歪脖子枣树。树下一张木桌，桌上摆着几个粗陶碗，碗里泡着各色颜料。每天清晨，泥哨张就蹲在河滩上挖胶泥。那泥要选黏性好的，挖回来晒干，碾碎过筛，再和成团似的泥团。

我常去看泥哨张干活。他坐在小板凳上，膝盖上铺一块油布，从泥团上揪下一小块，在掌心搓成圆球。去年夏天，泥哨张的孙女从

一按，就按出个窝来。接着用竹签在窝边挑几下，一个泥哨就成形了。这手艺看似简单，可村里没第二个人能捏得这样好。

“捏泥哨啊，讲究个‘活’字。”泥哨张一边捏一边说，“泥要活，手要活，吹出来的声儿更要活。”他说这话时，手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，像几条蚯蚓在爬。

泥哨张的泥哨样子老，都是祖上传下来的：小鸟、小狗、小娃娃。镇上开工艺品店的王老板来过好几回，要泥哨张捏些新花样，说是城里人喜欢。泥哨张总是摇头：“老祖宗定的样式，改了就不灵了。”

今年端午节，县里办民俗展，泥哨张带着他的新作品去了。从那天起，泥哨张的作坊里常常传出揉泥的声音。村里人好奇地张望，只见泥哨张戴着老花

老张捏泥哨

□杨洁心

省城美术学校回来，带了一本画册。姑娘指着画册上的现代陶艺给爷爷看。泥哨张起初不以为意，后来看着看着，眼睛渐渐眯成了一条缝。

“这个造型……”他指着画册上一个抽象的泥塑，“倒是新鲜。”

从那天起，泥哨张的作坊里常常传出揉泥的声音。村里人好奇地张望，只见泥哨张戴着老花

镜，对照着孙女画的草图，尝试着捏新样式的泥哨。他失败了很多次，窗台上摆满了奇形怪状的泥疙瘩。但泥哨张不着急，他说：“老手艺也得有点新意思。”

今年端午节，县里办民俗展，泥哨张带着他的新作品去了。从那天起，泥哨张的作坊里常常传出揉泥的声音。村里人好奇地张望，只见泥哨张戴着老花

镜，对照着孙女画的草图，尝试着捏新样式的泥哨。他失败了很多次，窗台上摆满了奇形怪状的泥疙瘩。但泥哨张不着急，他说：“老手艺也得有点新意思。”

今年端午节，县里办民俗展，泥哨张带着他的新作品去了。从那天起，泥哨张的作坊里常常传出揉泥的声音。村里人好奇地张望，只见泥哨张戴着老花



在乡下老家，四婶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美称——“米酒婆”。她的米酒坊位于村口，是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米酒坊的招牌上，四婶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她精

选上等糯米，经过浸泡、蒸煮、冷却，发酵等多道工序，酿制出的米酒醇厚香甜，深受乡亲们喜爱。村里的红白喜事，几乎都少不了四婶的米酒，她的米酒坊也因此生意兴隆。

四婶酿米酒

□苏应纯

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四婶的身体逐渐不如从前。堂弟担心她一个人在乡下生活不便，就将她接到城里照顾。初到城市，四婶对高楼大厦和繁忙的街道感到陌生和不适。她想念乡下的田野、村庄，更想念自己的米酒坊。每天，她都会站在窗前，望着远处的天空，默默思念着家乡和她的米酒。

看着四婶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堂弟心急如焚。一天，他带四婶去外面吃早餐，四婶刚尝了一口米酒，就皱起了眉头：“这米酒酿的时间还不够，再多酿三四个小时就好了。”早餐店老板竖起大拇指，称赞四婶真是行家，说他当天的米酒的确有点赶急，提前拿出来了。

从早餐店出来，堂弟看着四婶若有所思的样子，突然有了一

个大胆的想法——把四婶的米酒坊搬到城里来，让街坊邻居见识一下这个老手艺。四婶听到这个想法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说干就干。堂弟将自家的厨房隔成两间，其中一间作为四婶的米酒坊。虽然只有四五平方米，但四婶的一双巧手将米酒坊收拾得有条有理。她把乡下米酒坊的布置尽量还原，挂上了红红的灯笼，摆上了木制的酒坛，还特意请人写了“米酒婆米酒坊”几个大字挂在门上，可谓乡下米酒坊的微缩版。四婶看着这一切，仿佛回到了家乡，心中充满了温暖。

米酒坊开张那天，四婶亲自为每一位前来品尝的街坊邻居斟上一杯酿制的米酒。酒香四溢，大家都赞不绝口。四婶看着大家

开心的样子，眼中闪烁着泪光，她终于找到了在城市生活的感觉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四婶的米酒坊不仅是一个制作和品尝米酒的地方，更成为了街坊邻居聚会、聊天的好地方。四婶不仅教大家做米酒，还分享她从乡下带来的故事和回忆。她的米酒坊成了城市中的一片温馨港湾，让许多人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四婶的米酒坊纯属公益性，她免费教社区居民如何自制地道的老米酒，也让小区的小朋友们来现场参观感受米酒的制作流程。有人问四婶花这么大气力开米酒坊图啥，四婶总是呵呵一笑：“图个开心呗，就像读书人离不开书房一样，我这个乡下米酒婆也离不开米酒坊哟……”

如今，四婶的米酒坊已经成为了社区的一张名片，许多人慕名而来，只为品尝四婶亲手酿制的米酒，感受她带来的乡愁和温暖。四婶也从一个乡下的“米酒婆”变成了城市中的“米酒明星”，她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和传颂。

大爷扎笤帚

□郭庆收

笤帚爷是山村里最后一位扎笤帚的老手艺人。他的小院总堆着成捆的高粱秆，风一吹，沙沙作响，像谷场晾晒的高粱粒蹦跳着低语。那些高粱秆经过他的双手，便不再是田里疯长的“野小子”，而成了持家的好帮手：一把把笤帚精神抖擞地立在墙角，穗子蓬松，秆柄油亮，仿佛随时准备着为人间扫去尘埃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村里灶台边还经常见到笤帚爷扎的扫把，直到县上塑料厂开了分店。新媳妇进门，婆婆总要塞给她一把；学生淘气，也免不了要挨几下笤帚。笤帚爷总爱在夏夜干活，左邻右舍纳凉时，常聚在他门前看手艺。他的手指关节粗大，却出奇地灵巧，麻绳在高粱秆间穿梭，最后用木钩卡紧绳头狠狠一勒，这笤帚便算有了筋骨，结实得用上好些年。皎洁的月光洒在他佝偻的背上，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就这样融进了所有人的夏夜记忆里。

对我而言，最难忘的是笤帚爷修补旧扫把的模样。那些用秃了的高粱穗子，经年累月地扫过泥地、灶台、谷场，终于支不起腰杆，被主人家随手丢在门外的角落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河岸

上传来一声暴喝：“抓住！”只见一根长长的竹竿——笤帚爷扎笤帚用的量杆，猛地斜插进水里。我死死抱住竹竿，河水冰冷湍急，我感到竹竿在水中剧烈抖动着。抬眼望去，笤帚爷左脚勾住老槐树裸露的虬根，半个身子探进河面，他那只粗壮有力的右手青筋暴起，死死拽着竹竿往回拉，左手反攥量杆中段避免脱手，硬生生将我拖向岸边。

上岸后，我看他新扎的笤帚散落一地，高粱穗子裹满泥浆。他的老布鞋深陷泥中，裤腿被荆棘划开几道血痕。“你这孩子……”他喘着粗气，粗糙的手掌拍掉我身上的污泥，先查看我脑后撞出的肿块，“看着瘦小，水里拽着倒像头小犟驴。”他瞥向泥泞中的新笤帚，咳嗽着挤出句话：“笤帚坏了还能重扎，人要是没了，可就真没了。”

如今，塑料扫把早挤走了集市最后的手工笤帚。笤帚爷走的那



年冬天，家人将他没做完的三把笤帚放入棺中，穗朝上，柄抵棺底，取“扫净往生路”之意。村里老人说，他坟头的野高粱长得格外旺，秋风一起，穗子沙沙响，像当年他檐下扎笤帚的绳缆甩过风声。

每当我看见墙角立着的扫把，或是秋收时路过野高粱地，耳边便想起笤帚爷那句：“东西用久了就